



李氏夫婦熱情款待作者周先葉。
小提琴家盛中國(右)和鋼琴家劉詩昆在追思音樂會上演奏。



李瑤像擺放於上周日北京三里屯「老書蟲」書店的追思音樂會。

指揮棒後的靜默小提琴 悼念李德倫夫人李瑤

上周日晚，一眾親友及音樂界朋友在北京三里屯「老書蟲」書店，通過音樂表示哀思。鋼琴家劉詩昆的蕭邦《葬禮進行曲》、小提琴家盛中國的馬斯耐《沉思》，還有李家長女李鹿、次女李燕合奏聖桑的《天鵝》等。當音樂在肅穆大氣中瀰漫，名副其實的「音容宛在」。

筆者通過撰寫中央樂團史，有幸受教於兩老，每次都獲熱情接待，冬天有餃子、夏天有水蜜桃。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供的歷史材料，從節目單到剪報，當然還有親自憶述多年往事。

李大爺2001年去世，但李夫人對我的幫助熱情依舊。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李瑤老師有着非一般的人文修養和對生命、公義的熱愛和追求，但又同時自豪於李德倫夫人的身份，「老李」這兩個字經常出現在談話中，可見兩人之心從未分離。

蕙質蘭心 琴音裊裊

與李夫人多番談話，焦點大多是李德倫及於他所處的艱辛年代從事的交響事業，對於她自己的小提琴專業幾乎隻字不提。「那是以前的事了」，她不止一次的說。

據多方資料顯示，李夫人乃上海國立音專小提琴專業的高材生，到延安後參加中央管弦樂團，司職第一小提琴。上面提到從延安徒步到北京的長征途中，李氏不止一次拉奏莫扎特著名《G大調弦樂小夜曲》的四重奏版，以及多首改編民謠及新歌劇《赤葉河》。當樂隊連人帶拉着樂器的毛驢在1949年初抵達北京清華大學，學校樂隊在洋人指揮下以一曲舒伯特《未完成交響樂》展示音樂實力。可是他們萬萬沒想到，這群身穿

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國內外風雲變幻的大上海，給電影、小說提供用之不盡的題材。從間諜、黑幫到愛情、浪漫都有，刻畫出大時代那不一般的人際關係。

其中有一記，講述一位父親為銀行家的大家閨秀，聰穎可愛，既唱京戲，更拉得一手好小提琴。就在她就讀的音樂學院，愛上了一位比她年長七歲、當專業大提琴手的回族京漢子。二人經常在樂隊奏樂、看電影。男的是位進步青年，抗戰結束後前往革命聖地延安組建樂隊，女的決定離家相隨。後來形勢所逼，二人與樂隊從延安一起徒步到北京，邊走邊演，歷時近三年。到達京城時，已是三人小康之家了。

以上可不是編織的故事，而是真人真事。男主角是已故中央樂團指揮大師李德倫，女主角是與他同走逾半世紀人生路的李瑤。李大爺於十二年前辭世，上月底李夫人以八十九高齡大去，大時代的浪漫愛情史從此畫上句號。但留下來的娓娓餘音，又何止刻骨銘心？

文、圖：周光葉（香港大學）

「土八路」制服的樂師們卻以更精準的音符演奏莫扎特，水平還在他們之上。建國初期，這個延安樂隊改組後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，即後來的中央歌劇院。李德倫出任該院的指揮，而李瑤則任樂隊第二小提琴首席。這個職務並沒有因第二及第三個孩子出生而改變。在李德倫到蘇聯留學的五年（1953年-1957年），作為三個年幼孩子的臨時「單親」，李夫人仍奔波於樂隊與家庭之間。很難想像，僅僅十年前這是位上海銀行家的千金寶貝。

李瑤手持小提琴的照片可謂絕無僅有。其中一張是她與蘇聯小提琴大師奧伊斯特拉赫1957年的合照。當時乃傳奇古典音樂巨擘歷史性訪華，李德倫亦剛從莫斯科音樂學院畢業回國，照片中兩人面露可親的笑容，這是奧氏鮮有咧嘴而笑的照片，更罕有的與東方美女把臂而照。這大概是李瑤和歌劇院樂隊伴奏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前後所攝，彌足珍貴也！

至於李瑤何時離開樂隊，全職在家中照顧娃兒及孩子，這有待考證。這個決定很有可能跟丈夫從原來的歌劇院調到中央樂團有關，更大可能是讓李德倫安心發展指揮和交響樂事業。可是事情的發展，並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。

動蕩時代 深情永在

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，李德倫及一眾中央樂團領導被打成「黑幫」，其家亦一夜之間由安樂窩變為關押「黑幫」的「牛棚」。李瑤亦未能倖免於難，被歌劇院造反派打成「黑幫分子」，孩子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。雖然李德倫後來復出指揮，但李瑤卻被

天彈琴一小時（最後看見放在鋼琴前的是巴赫的作品）、練書法，她那秀麗的蠅頭小楷毛筆字，出自八旬老人之手可是個奇蹟，這大概跟早年小提琴造詣有關。知道筆者喜歡蘇東坡《水調歌頭》和辛棄疾《採桑子》，便把兩首作品書寫在杭州扇子上，下款為「李瑤，時年八十五歲」，親手送贈。還記得接過禮物的一刻雙腿發軟，差一點跪下來。

心結終解 遙表追思

2009年12月的那一次會面是我最後一次看見李夫人。那時正值《中央樂團史》出版，由於對部分內容有不同看法，家人建議避免讓老人在討論過程中太勞累，可讓等一下，因此一直未能當面釋疑。

事情到了上月出現轉機。事緣團史內地簡體字版以新書名《鳳凰詠》出版，內容方面跟香港版有所不同，尤其是關於備受爭議的樂團改革最後一章，並沒有收在內地版中。沒想到這樣的修改，解開了三年來繫得緊緊的結。

「看了在大陸出版的《鳳凰詠》，認為這本書改得還可以，我媽媽希望你何時到北京來，如方便能夠到她家去一趟。她要找你聊一聊。」這是李家長女李鹿給我電郵的全文。日期為2013年9月17日。當時我正準備到加拿大，還計劃盡快到北京和平里八區探望將近四年完全沒有接觸，但經常在心中惦念着的李夫人。

可就是在我身在加國期間，老人於9月28日20點47分因心臟衰竭安詳離世。這個消息是十月初中央樂團女高音馮琬珍老師以電郵相告。文中這一段猶如晴天霹靂：

「9月28日，我與李瑤老師通電話，她高興地告訴我，她知道《鳳凰詠》出版了，聽她的話調頗欣悅，還對我說，假若我知道你來了，一定代她歡迎你到李家來……」

得悉多年的心結終於解開，而且更為李夫人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小時帶來欣悅，這固然值得釋懷。但想到永遠再不可能親自向她道謝、請教，只能借用蘇軾一句「此事古難全」來表示人生的無奈。

昨天（10/10）上午，李家子女和孫兒遵照老人遺願，舉家到河北省易縣的清西陵崇陵（光緒墓）隔壁的華龍皇家陵園，為母親與父親合葬。一個甲子的音樂浪漫之旅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結束。

以此文遙祝李瑤先生安息。



雙十年華的李瑤與李德倫1944年合影於上海霞飛路。

《相約金婆婆》裡的代際溝通？

因緣際會，近年看多了些業餘劇社的演出。不算真的很多，因為工作關係，每天工作日程老是填得滿滿的，留給看演出的時間已經不多，更何況業餘話劇的演出。話雖如此，業餘話劇曾經是香港舞台劇演出的中流砥柱，就算香港劇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步向專業化，業餘話劇的重要性不從前，它仍然扮演培育劇界新血與打造戲劇文化的角色。就算在專業的戲劇行頭，不少專業的舞台工作者都是由業餘話劇的木人巷訓練出來的。最近觀賞的《相約金婆婆》，正是一齣典型的業餘話劇演出。

《相約金婆婆》是業餘劇團「友好戲團」繼《維景狂想曲》及《留·住·利東街》後，第三齣以灣仔社區為題材的演出，而今次的主角是鵝頸橋專職打小人的婆婆。自保衛喜帖街、天星皇后碼頭及菜園村運動後，香港近年興起了一場風風火火的保育潮，小店、舊區、社區等都成為了其中的關鍵詞。就某意義來說，戲劇是時代的產品，但有時也（有意無意地）打造了時代，或起碼有份塑造了我們對特定問題的認知，從而（間接）介入了時代。不過，說《相約金婆婆》是一齣社區保育劇，或許有點言過其實。歸根結底，《相約金婆婆》的主題是代際溝通。



《相約金婆婆》攝影：嘉霖

應人們時下的感覺結構，希望引發共鳴。表面看來，大健分別在鵝頸橋街頭碰上的諸色人等（例如金婆婆、李仔、吳師傅）身上，學到各種溝通技巧。但實際上，從大健與金婆婆這一老一少的相交相知，我們終於明白：溝通源於真誠與愛。但問題是為什麼金婆婆當初會對一個街上碰上的陌生人另眼相看？對此，《相約金婆婆》只有簡略的交待（從金婆婆與媳婦肥妹的兩場對話中得見），大概是大健長得有點像金婆婆早逝的兒子輝。然而，由此至終，我們都無法從《相約金婆婆》進入金婆婆的內心，更莫論大健了。當然，以現在全劇的鋪排，大健最終在金婆婆中風後，才領悟當初對大健自己「多回家見母親」的真正意思。但我始終認為，若果創作者能夠留一些伏線，讓大健一點一點的進入（也讓觀眾進入）金婆婆的內心世界，全劇的力量會更強，而這也對應了「溝通」的主題。所以，由於劇本的設定，《相約金婆婆》的幾位主要演員（除了飾肥妹的黃嘉恩），都好像無法進入角色。

此外，我覺得創作者對「打小人」這個動作的表演性，尚有不少進一步探索的空間。雖然，《相約金婆婆》有不少風格化的處理，但始終流於喜劇化，除了加強演出的趣味，對於全劇主題，並無拓深。我在想，《相約金婆婆》在此何不超現實一番，順着「打小人」的表演節奏，讓大健同情共感地進入金婆婆的內心世界，甚至過去。或許，心靈之間至真至誠的溝通，才是最該保育的文化遺產。

一齊玩轉莎士比亞！

由Reduced Shakespeare Company (RSC) 製作的《玩轉莎士比亞全集》(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) 是倫敦最受歡迎的長壽劇目之一，1987年於愛丁堡藝術節首演後，再搬到倫敦 Criterion Theatre 公演超過九年，隨後於世界各地巡迴。全劇演員只有三位，他們穿梭於莎士比亞劇目的各個角色，以誇張、搞笑的形式，將莎士比亞37個劇目一次過盡現眼前。此劇於10月16日起，在香港演出14場。

在97分鐘內呈現37個劇目，台上下有多瘋狂熱鬧可想而知。經典文本被濃縮至此，莎士比亞粉絲或許會覺得很荒唐，但對於尋常觀眾而言，這是最快了解莎翁劇目的方法。事實上，這次來港演出的三位演員都是莎士比亞的超級擁護者，莎士比亞的著作幾乎全都讀過，直言莎劇最引人入勝之處便是集「暴力、血腥、性愛」於一身，並笑說「最喜歡變裝」。

與近期環球劇場全女班演出的《馴悍記》相反，《玩》劇由全男班演出，台上三個演員按角色需要，將反串女角，誓將莎士比亞玩到底。「我們的節奏很快，演員之一的Tiger說。每一個劇等於舞台上的一幕，最快的一幕只需四十多秒，但由於自由發揮的空間多，現場除了文本對白外，更隨機加入Rap、脫口秀或笑話，所以串連起來不會突兀。「莎翁的16個喜劇，被我們濃縮成5、6分鐘，因為喜劇的橋段幾乎一模一樣。」

讀莎士比亞，把角色的精髓演繹出來，才是最要的。Tiger就曾經遇過觀眾以為劇中的台詞都是他們杜撰的，甚至不相信自己竟然明白所有的劇情。「我們把每一個劇目最重要的部分都拿出來演，並不會出現太多無厘頭或沒意義的對話。」

對於演員們來說，演繹角色不是最難的工作，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與觀眾互動。傳統戲劇的演繹與處理，大多是演員穿着精緻的服裝，優雅地站在台上「演戲」，但他們的作業模式更傾向於載歌載舞式的自由發揮，加入時下流行的話題，甚至與觀眾對話。瘋狂爆笑的對話，如果不笑到彎腰或肚子疼，演員反而覺得沒意思。曾經因為德國觀眾過於冷靜，為了避免尷尬，他們拿出殺手鐮——開希特勒玩笑，果然毫不冷場。

另外一點讓他們有點小困擾，但觀眾會笑爆肚子的，是他們的「變裝」速度。「可以想像台上會多麼忙亂，如果後台能裝一個攝影機，一窺他們在後面的「暴走」行徑，相信會更精彩。

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三人腳上穿的，是Converse的紅、藍、黑鞋子。紅、藍、黑也代表了他們在台上的角色特質，是抓狂的、理智的，還是專反串女角的。而他們在排練時，也習慣以「Red、blue、dark」來稱呼彼此。

看出時，跟他們揮揮手打個招呼吧，他們會非常高興。文：笑笑